

冷廬醫話

清 桐鄉 陸以湉定園氏著

卷五

幼科

YX155/1005
小兒解顱者。因腎氣幼弱。腦髓不實。不能收斂。而顱爲之大也。宜急服地黃丸補之。萬密齋幼科發揮云。一兒頭縫四破。皮光而急。兩眼甚小。萬曰。腦者。髓之海也。腎主骨髓。中有伏火。故髓熱而頭破。額顱大而眼楞小也。宜服地黃丸。其父母不信。至十四歲而死。余族一姪孫。幼時解顱。頭大而面甚小。至十六歲竟死。余按龜板治小兒顱不合。加入地黃中煎服。似尤應驗。

治小兒驚風。砂雪丸。用硃砂、輕粉各一錢。殼蠶十箇。蟍三箇。以青蒿節中蟲搗和爲丸。研細。人乳調服。相傳其方甚神。余按輕粉辛燥有毒。治之不得其法。則毒氣

竄入經絡。變成他疾。爲害非淺。不若用青蒿蟲末和燈草灰調入人乳服之。或銅小兒睡時以銅管吹青蒿蟲末和燈草灰入其口中。法尤簡妙。屢屢獲效。不可忽視。

喻嘉言溫證朗照云。凡小兒發熱嘔吐者。倘未佈痘。卽須審諦。不可誤用溫胃之藥。里中一宋侯。高年一子。恣啖不禁。每服香砂平胃散極效。一夕痘發作嘔。誤服前藥。滿頭紅筋錯出。斑點密攢。筋露所謂瓜藤斑也。上饒相公一姪。髫齡選貢。赴宴返寓。痘發作嘔。乃父投以藿香正氣丸。一夕舌上生三黑疔。如尖栗形。舌下生四黃疔。如牛嫋形。蓋痘邪正出。阻截其路。凶變若此。當以爲戒。余按小兒患病。挾熱者多溫燥之藥。皆宜慎用。不特痘症宜防也。憶在杭州時。有府胥張某子十歲。夏月觸暑。發熱惡寒不食。醫投以藿香正氣丸。遂至熱盛神昏。唇舌焦乾。口鼻出血而殞。聶久可活。幼心法云。小兒多吐之後。胃氣大虛。氣不歸元。陽浮於外。反有面赤頭熱。身熱作渴。而似熱症者。俗醫誤認爲熱。投以涼藥。殺人如反掌。故治吐瀉而藥不中病者。與其失之寒涼。寧失之溫補。失之溫補。猶可救療。失之寒涼。其禍甚速。不及救也。余按此說與前條喻氏所論絕相反。參觀焉而各有至理。惟在

審症之的而已。蓋凡症之初起。發熱作渴而吐者。挾熱居多。吐後復發熱作渴者。往往有屬虛寒者矣。司命者其慎之。

吾邑孔雅六學博憲采長女初生。啼哭一聲。後竟默不作聲。查方書捉貓一隻。以袱包之。持向女耳邊隔袱咬貓耳。貓大啤一聲。女卽應聲而啼。後遂無他。今已出嫁生子矣。此卽古之所謂禁方。其理莫能測也。醫學入門云。初生月內多啼者。凡胎熱。胎毒。胎驚。皆從此而散。且無奇症。沈芊綠甚贊其說。因謂兒啼只宜輕手扶抱。任其自哭自止。切不可勉強按住。或令吮乳止之。若無他病。不必服藥。余謂是固然矣。然有因他故而啼者。杭州樂懷谷女方襁褓忽啼不止。拍之則愈。啼解衣視背。見繡鍼微露其縉。而鍼已全沒。醫治之雜以藥敷。肉潰而鍼終不出。延至百餘日。賣酒家傳一方。以銀杏仁去衣心杵爛。菜油浸良久。取油滴瘡孔中。移時鍼透瘡口。而鍼則已滯。蓋強拍入之也。又曾世榮於船中治王千戶子頭疼額赤。諸治不效。動卽大哭。細審知爲船蓬小篾刺入顙上皮肉。鏃去卽愈。然則小兒啼哭。苟有異於尋常。卽當細心審察。固不必一概投藥。亦不得任其自啼自止也。

痘

翼鼎稗編云。海州劉永有一子。年五歲。出痘偏體。疙瘩大如甌。凡三四十醫皆不識。有老嫗年七十餘。見之曰。此包痘也。吾所見并此而二。決無他虞。六七日疙瘩悉破。內如榴子。層層灌漿皆滿。真從來未覩者。痘書充棟。亦無人道及。可見醫理淵深。卽痘疹一門。已難測識矣。余按此可以補諸痘書之闕錄云。

阜平趙功甫長於治痘。痘始萌。一望已知其結局。自云一生療痘。無藥不用。而從未有用附子者。今按曾世榮治侯自牧子痘盛。夏用附子。費養恆治馮憲副孫痘。亦用附子。皆採入續名醫類案。然則治痘非無用附子之症。特不恆有耳。

崔默庵論痘症曰。今人治痘。率用升麻葛根湯。使毒氣盡升頭面。後多難治。戒升麻勿用。多用葛根及橫解之劑。少加桂枝。令其毒盡散於四肢。卽險逆之症亦可爲矣。見劉繼莊廣陽雜記。

疳

治小兒疳病集聖丸。人參一錢。橘川連各三錢。歸身川芎陳皮五錢。脂蓬蕊茂夜明砂。使君子肉。蘆薈。砂仁。木香各二錢。公猪膽一個。和藥末爲丸。如蘿蔔大。每服一丸。不寒不熱。亦補亦消。最爲穩善。名醫類案所載單方三亦佳。一用山

查一兩。白酒麴一兩。取多年瓦夜壺中人中白最多者。裝入二物。炭火煅存性。研細末。每服六分。滾水送下。其一用雞蛋七枚。輕去殼。勿損衣膜。以胡黃連一兩。川黃連一兩。童便浸。春秋五日。夏三日。冬七日。浸透。熟服之。其一用大蝦蟆十數箇。打死。置小口缸內。取糞蛆不拘多少。糞清浸養。盛夏三日。春未秋後四五日。以食盡蝦蟆爲度。用粗麻布袋扎住缸口。倒置活水中。令吐出污穢淨。置蛆於燒紅新瓦上焙乾食之。每服一二錢。或用炒熟大麥糊和少此皆以人身氣化之物。入消導藥治之。可稱靈妙。

小兒無辜疳。腦後項邊有核如彈丸。按之轉動。軟而不疼。壯熱羸瘦。頭露骨高。有謂妖鳥行拂。夜夜飛。其翼有毒。拂落於人家晒晾未收之襁褓衣上。兒著之則病。有斥其說爲妄。謂無辜鳥名啼時。兩領扇動如瘰癧之項。小兒肝熱目暗。頸核纍纍。其狀相類。因以爲名。宜用逍遙散加減治之。有謂因乏乳所致。又有謂饑飽勞役。風驚暑積。入邪所致。宜用布袋丸治之。余謂妖鳥之說。無論其是否。但見項邊有核。即當挑刺以藥治之。若至大而潰膿。法不能療。至其用藥。則仍不外治疳病之法耳。

外科

治膿瘍疥瘡。用大楓子五十粒。草麻子五十粒。蛇床子三錢。以上三味研細另包。麻黃錢半。斑蝥足去翅三個。雄豬油一兩。先將麻黃、斑蝥二味同入豬油內煎枯去渣盡淨。再將前三味放下。緩緩熬煎。待渣黑。然後取起。用絹袋包裹。向患處頻頻擦之。此方吳子嘉所傳。云曾經試過甚效。

子嘉又傳治發背癰疽一切無名大毒。以及瘡癰等症。神方。名迅風掃籜散。云得自常熟屢試不爽。用穿山甲七片。蜈蚣去頭足七條。蟬退五錢。洗殭蠶炒去絲二錢。乳香去油二錢半。沒藥去油二錢半。全蠍頭足去腹內腸七個。要全酒浸七個。斑蝥足去翅七個。明雄黃五錢。麝香一錢。冰片八分。五倍子一兩五錢。共爲細末。曝乾勿令見火。摻於毒上。再以尋常膏藥蓋之。其效如神。若遇大毒。須加升丹少許。和藥末同摻。其升丹必要自製。市中者不驗。

升丹方。水銀一兩。白礬一兩二錢。牙硝一兩二錢。破膽不先將礬、硝二味研細。再入水銀。用小廣鍋一隻盛藥。再以粗碗一隻覆於鍋上。用細白皮紙搓作紙索。蘸

水微濕築於碗口。另用細鑿末摻紙上。再用生石膏粉滿蓋碗底。以鐵秤錘壓碗上畢。以大釘四枚釘入泥地。用硬炭燒三炷官香。四圍須用磚護第一炷火文。第二炷火武。一二炷香間須防走漏第三炷火大武。當以扇拂之。冷定開視而丹成矣。丹在碗上藥燶

可取法不

方書所言內癰。大概詳於肺胃大小腸。其他臟腑均略焉。吾鄉有患肝癰者。醫以爲肺癰。服藥後日就危篤。延張夢廬學博視之。識爲肝癰誤治。卒不能救藥而殞。按內經云。期門隱隱痛者肝疽。其上肉微起者肝癰。又云。肝癰兩胠滿。臥則驚。不得小便。是其症亦尙易辨。特俗醫不學。遂致殺人耳。陳遠公云。肝癰在左而不在右。左脅之皮必見紅紫色。而舌必見青色。治必平肝爲主。佐以瀉火去毒。宜化肝消毒湯。白芍當歸各三兩。金銀花五兩。黑山梔五錢。生甘草三錢。水煎服。蓋其治法與肺癰迥殊也。

王洪緒外科全生集論。馮氏錦囊治陰疽。以溫補兼托。以爲初起平塌。安可用托。托則成功。宜以潰爲貴。卽流注瘰癧惡核。倘有潰者。仍不敢托。托則潰者雖歟。增者又何如耶。因立陽和湯以施治。熟地一兩。鹿角膠三錢。白芥子二錢。肉桂一錢。甘草一錢。麻黃五分。薑炭五分。遇平塌

不痛大疽。倍加熱地。嚴兼三謂生平遵此法以治陰疽。屢獲奇驗。嘗於六月中治一男子。偏身熱毒。而腹上獨生一疽。平塌不痛。診其脈沈微無力。乃用陽和湯。加附子。黃耆服之。疽消而愈。蓋熱毒發於表。而陰疽根於內。故必治其本焉。因思古方治一切癰疽。用仙方活命飲未成者卽消。已成者卽潰。云是瘡癰之聖藥。然以治陰疽。則有銀花、赤芍、花粉、貝母等涼藥。不若陽和湯專用溫補。能消患於未萌也。

海寧許辛木部曹。擅精醫理。尤長於外科。所製膏丹。必購求良藥。親自研鍊。拯治危症甚多。嘗言瘰癧一症。服藥最難見效。外治亦鮮良方。王氏全生集消核膏。曾試用之。蘊熱重者。轉致紅腫。蓋藥品多毒烈也。因以控涎丹為主。加入麻黃煎成膏藥。普施甚效。故友湯緒雲。又加入數味。嗣後求者踵至。不獨瘰癧。凡痰核乳巖貼之。初起卽消。久者縱不能消。亦不再大。妙在並無斑蝥、蜈蚣、全蠍等毒藥。雖好肉貼之無損。石門某醫之女。頸生瘰癧十餘年。自為醫治不效。且有潰者。聞部曹有自製消核膏。挽人求索。令未潰者貼此膏。已潰者貼陽和解凝膏。見全生集摻以九一丹。每次索膏必數十張。如是數月。未潰者消。已潰者飲。遂不復發。今嫁人有子。

女矣。此方治愈者衆。其藥用製甘遂二兩。紅芽大戟三兩。白芥子八錢。麻黃四錢。
生南星一兩六錢。直天蟲一兩六錢。朴硝一兩六錢。藤黃一兩六錢。薑半夏一兩
六錢。九一丹。用降藥九分。生石膏一分。

外科之症。有與內科相似者。最宜詳審。凡諸癰毒初起。惡寒發熱。不可誤認傷寒。
又骨槽風不可誤認牙痛。鶴膝風不可誤認痛溼。痔血不可誤認腸紅。肺癰不可
誤認外感咳嗽。腸癰不可誤認諸腹痛。此類尙多不可悉數。
質直談耳。載舊青浦鎮癆醫陳天士。名馳四方。就醫者日不下數十人。其藥最祕。
者手治之。歲久毒氣熏炙。晚年中每間生惡疽。知不可療。聞南去百五十里。地名
潭中。有一叟。精於鍼砭。恆自晦不欲以術自鳴。卽易姓名。疾赴其所乞治之。叟曰。
此藥毒也。君殆知醫。向之中惡深矣。不發則已。發必難治。非吾力所及也。盍往質
諸陳天士乎。天士大恐。速歸。疽遂潰。神昏而歿。余謂陳雖能醫。技猶未精也。秋鐙
叢話云。北賈貿易江南。喜食猪首。兼數人之量。有精於岐黃者見之。問其僕曰。每
餐如是。已十有餘年矣。醫者云。病將作。凡藥不能治也。俟其歸。尾之北上。將以爲
奇貨。久之無恙。復細詢其僕曰。主人食後必滿飲松蘿茶數甌。醫爽然曰。此毒惟

松蘿可解。悵然而返。使陳能如此。買之豫爲防。何致成不治之症乎。

外科正宗一書。近世盛行。醫者信而遵之。往往用鉸鍼及三品一條鎗等法。誤人不少。是書徐靈胎有評本。余曾從陳載庵借錄一過。後許辛木又加註釋。屬余爲之校正。將以救世醫之弊。已付刊矣。適逢寇亂中輒。余所錄之本。亦燬於兵燹。辛酉秋日避難於東林山後。從湯欣庵借錄副本。因摘錄於此。俾習外科者觀之。庶不爲是書所誤。正宗云。初起未成者。用鉸鍼當頂點入知痛處。出其惡血。通其瘡竅。隨插蟾酥條直至瘡底。見神妙拔論後評云。此必死之法。誤盡蒼生。其不死者。亦必臥牀幾月。服大補之藥而後得安。正宗云。鉸鍼當頂插入知痛處方止。隨用蟾酥條插至孔底。見神妙拔方下。又云。三日後加添插藥。其根高腫作疼。評云。凡瘡未成者。一見血則毒走肌傷。輕者變重。重則必死。况又插入藥條。以致痛極腐爛。斷無消理。此等惡法。害人不淺。然此原云陰症當用此法。乃近人不知不論。陰症陽症。輕病重病。皆用此法。殺人無算。間有愈者。皆痛苦哀號。死裏逃生。乃皆奉爲金科玉律。舉世皆然。無人救正。豈不傷心。又評云。用此法者。我目中已見殺數十人矣。卽真陰症亦不宜用。況陰症千不得一。非平瘞者。卽爲陰症也。評三品一條鎗後云。此

治惡毒頑瘡，間有可用。近日庸醫不論何瘡，俱用此法。殺人無算，深為可恨。製方之人，原只用以治不知痛癢卽死肌頑肉。誰知後世惡人，竟為必用之品。不可不歸咎於作俑人也。余因思周岷帆學士患瘤，為費某用三品一條鎗致死。見醫鑑門由於未見徐評故耳。醫者專主一家之言，不知虛懷好學，博採精研，而欲免於誤人也，豈可得哉。

疔

本草綱目蒼耳草蟲治疗方。余以治多人無不獲效。其法於夏秋之交，取蒼耳草莖憔悴有穴孔處，拍開取蟲。蟲如蠶而小長，不過四五分，其行甚速。以紙包裹，置火爐上烘極乾。藏瓶中勿出氣。用時研細末，摻在疔瘡膏藥_{藥店有之}中心，貼向疔瘡頭上。先用銀針向頭上微向鑿，當有水流而出，閱六時許，疔根自拔。按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有治一切疔瘡神方。蒼耳草根莖苗子，但取一色便可用。燒爲灰，醋泔淀和如泥塗上，乾卽換之。不過十度，卽能拔出根。此法本又按劉密雲本草述云：一切疔瘡危困者，用蒼耳根葉搗和小兒尿絞汁冷服一升，日三服，拔根甚驗。此二方余未經親試，如用之獲效，無事取蟲傷。

物命矣。特識之。

癰疽宜灸。而疔獨忌灸。癰疽藥每用酒煎。而疔獨忌酒。皆以其助火也。又治疗膏藥忌用桐油紙。惟當用布。刺疔鍼忌用銅鐵。惟宜用銀。

鍼灸

夏日宜灸。汪石山駁正之甚是。一近事尤堪爲戒。錢塘陳氏子患哮。得一方云。夏日於日中灸背。當可見愈。如法行之。至深秋得伏暑症甚重。醫治不效而卒。古者鍼灸之法與藥並重。後世羣尙方劑。投藥無功。始從事於鍼灸。又往往不能獲效。或轉增重。則以精此技者甚少。且未審病之宜鍼灸與否也。葉天士謂鍼灸有瀉無補。但治風寒中穴之實症。見蘇東坡本此言信然。嘗見有癰疽挾虛。因鍼而轉劇。痿症挾熱。因灸而益重。是不可以不慎也。

孟子求三年之艾。趙氏註云。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按說文火部云。灸。灼也。從火久聲。俗讀炙誤也。

藥口印

新絳。金匱旋覆湯用之。治肝著。亦治婦人半產漏下。本草綱目獨遺之。黃坤載長沙藥解言之較詳。云新絳味平。入足厥陰肝經。行經脈而通瘀血。海而止崩漏。又云新絳利水滲濕。濕去則木達而血升。故能止崩漏。其諸主治止崩漏吐衄。泄痢諸血。除男子消渴。通產後淋瀝。止血。燒灰存性研用。消渴淋瀉。煮湯溫服。其云諸症消渴。皆緣土濕而不及於火。蓋其生平深惡滋陰。故立言不免於偏也。

左牡蠣取殼以項向北腹向南視之口斜向東者爲左顧。左顧者雄。右顧者雌。左盤龍糞鴟左纏藤花金銀皆以左爲貴。

秦艽根有羅紋。亦以左旋者入藥。右旋者令人發脚氣病。盧子繇云。蓋天道左旋。而人生氣從之也。

桃仁最易發脹。震澤某氏子甫十餘歲。食之過多脹死。棺殮即殯之郊。逾年啓棺。旋葬。其尸覆臥棺中。手足皆作擰抵勢。蓋桃仁之性既過而甦。棺甚脆薄。得不悶死。轉側其身以求出。力微卒不能破棺而死耳。猪膚。王海藏以爲鮮豬皮。吳綬以爲燻猪時刮下黑膚。汪石山謂考禮運疏革膚內厚皮也。膚革外薄皮也。則吳說爲是。膚者膚淺之義。謹按御纂醫宗金鑑方解云。猪膚者乃革外之膚皮也。其體輕。其味鹹。輕則能散。鹹則入腎。故治少陰咽痛。是以解熱中寓散之意也。詮釋詳。

明。可以括諸家之說矣。

麥冬通胃絡不去心。入養肺陰藥則宜去心。陳載庵說其生平治驗如此。
凡木之花皆五出。惟桂花四出。梔子花六出。桂乃月中之木。梔子卽西域之簷荀
也。桃杏花六出者子必雙仁食之殺人

傷寒論之蜀漆乃常山之莖也。金匱要略之澤漆乃與大戟同類而各種也。今皆
不以入藥。惟草澤醫人用以貓兒眼睛草治水蠱者卽澤漆也。

李東壁謂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藥。猶冬月之用麻黃氣虛者尤不可多服。今人謂
能解暑。概用代茶誤矣。程氏鍾齡謂香薷乃消暑要藥。而方書稱爲散劑。俗稱爲
夏日禁劑。夏既禁用。則當用於何時。此不經之說。致令良藥受屈。此二說程杏軒
醫述並載之。余謂李說爲是。程說不可從。香薷雖非夏日禁劑然維陽氣爲陰邪所遏用以發越陽氣則宜其禁中暑之病均不可用今人夏月又有以藿香代茶者亦誤。夏月可常服以滌暑者惟陳青蒿耳。

余每於秋仲採青蒿洗晒收藏。次年夏入甌煎露用以代茶殊勝。
連翹功專瀉心與小腸之熱。本經及諸家本草並未言其除濕。惟朱丹溪謂除脾
胃濕熱。沈則施謂從蒼朮黃柏則治濕熱。而吳氏本草從新又謂除三焦大腸濕

熱。近世醫家宗之。遂以爲利濕要藥。不知連翹之用有三。瀉心經客熱一也。去上焦諸熱二也。爲瘡家聖藥三也。此足以盡其功能矣。

枸杞子。諸家本草有謂其甘平者。有謂其苦寒者。有謂其微寒者。有謂其甘微溫者。均未嘗抉發其理。惟張石頑本經逢原。謂味甘色赤性溫無疑。緣本經根子合論無分。以致後人或言子性微寒。根性大寒。蓋有惑於一本無寒熱兩殊之理。夫天之生物不齊。往往豐於此而濶於彼。如山茱萸之肉滑精。核滑精。當歸之頭止血。尾破血。橘實之皮滌痰。膜聚瘀。不一而足。卽炎帝之嘗藥。亦不過詳氣味形色。安有味甘色赤形質滋腴之物性寒之理。其辨別獨精勝於諸家。余壯歲服藥。每用枸杞子必齒痛。中年後服之甚安。又嘗驗之。肝病有火者。服枸杞子往往增劇。謂非性溫之徵耶。

張叔承本草選。謂方書所用大棗。不分黑白。細詳之。乃是紅棗之大者。若黑棗則加蜜蒸過者。又謂今人蒸棗多用糖蜜拌過。久食最損脾胃。助濕熱也。竊意紅棗力薄。和胃則宜。黑棗味厚。補中當用。似不得混同施治。至助濕熱之說。理不可易。是以多食則齒生蟲而致損也。

龍木論治內障眼有五退散。用龍退、蟻蟬退、鳳凰退、鳥雞退、卵殼佛退、紙人退、男子退髮等分。一處同燒作灰研爲細末。每服一錢。用熟羊肝喫。不拘時候。日進三服。佛退人退之名甚新。可補入藥品異名中也。

竹茹從竹而俗或從草作茹。青葙子從草而俗或從竹作箱。皆誤。

松之餘氣爲茯苓。楓之餘氣爲猪苓。竹之餘氣爲雷丸。亦名竹苓。猪苓在本經中品。雷丸在下品。茯苓在上品。方藥用之獨多。以其得松之精英。久服可安魂養神。不饑延年也。又有橘苓。生於橘樹如蕈。可治乳癰。見趙恕軒本草綱目拾遺。

葛仙米乃山穴中石上爲水所漬而成。楚蜀越深山中皆有之。龍青霏食物考。謂清神解熱。療痰火。久服延年。本草綱目拾遺則謂性寒。不宜多食。按此物不入藥用。祇宜作羹。味殊鮮美。凡煮食者。先入醋少許。方以滾水發之。則大而和軟。

木之用。桑爲多。曰葉。曰枝。曰花。曰椹。曰根皮。曰汁。曰耳。曰癭。曰油。曰蟲。曰寄生。曰螵蛸。凡十有二。果之用。蓮爲多。曰蜜。曰節。曰莖。曰葉。曰蒂。曰蘋。曰花。曰房。曰實。曰薏。曰汁。曰粉。亦十有二。二物皆有絲。一稟金氣。一得水精。理氣元鑑。謂物性有全身上下純粹無疵者。惟桑與蓮。良有以也。

金匱要略王不留行散自註云。如風寒桑東南根勿取之。後世註釋家謂風寒表邪在經絡。桑根下降止利肺氣不能逐外邪故勿取之。吳鞠通推闡其義。桑根之性下達而堅結。由肺下走肝腎者也。內傷不妨用之外感則引邪入肝腎之陰而咳嗽久不愈矣。地骨皮爲枸杞之根。入下最深。力能至骨。有風寒外感者亦忌用之。其說詳見溫病條辨。可補諸家本草之闕。近世醫士能細辨藥性者少矣。丙辰秋余戚吳氏婦偶感風寒咳嗽氣急。某醫診之。用桑白皮爲君。咳嗽轉劇急令勿服。改用杏蘇散加減乃愈。

萬歷間陸祖愚見三世醫治沈姓妻疫病垂危。其鄰邵南橋助銀兩許。以備殯殮之資。陸謂以其半易人參。此婦尚可生。乃以白虎合生脈二劑。用人參五錢。服後病勢減半。於前方加白芍。止用人參一錢。服四劑而愈。此可想見其時參價之賤。今之貧人遇病。如需一兩參。非銀十餘兩不可。雖有良醫。將如之何。

杏仁潤肺利氣。宜湯浸去皮尖。麸炒黃。若治風寒病。則宜連皮尖生用。取其發散也。今人概去皮尖。殆未達此意耳。

服參不投者。服生萊菔。姚琬雲本草分經。謂服山楂可解。本草綱目拾遺。謂粟子